

# 春去春又回

邊陲掬光（中）

歐噴邁勒

讀著一本過期很久的「讀者文摘」，裡面有一段話，與我近來的心境相合：「巧合使神秘莫測的宇宙在我們的面前綻開了一條縫隙，叫我們不得不豎耳細聽宇宙來的笑聲。」

## 藍巴倫之光

90/01/27.星期六.天晴.農正月初四

一大早就鑼鼓喧天、鞭炮聲震耳，原來是華人的舞龍舞獅，在異地看到熟悉的過年方式，真有點感動。

班首還進來問：「要不要獅子？」良恕跟他說：「我們不做生意，所以不需要。」原來表演團還兼差灑淨業務！

晚上看電視劇「水滸傳」，演到招安，其中宋江與高俅的水戰一戲，鏡頭裡血流漂杵的景象十分駭人，這與我下午去市場看到的魚肉攤場面之腥羶，同樣令人欲嘔。

90/01/28.星期日.天晴.農正月初五



◎境外的舞獅團，令遊子的思鄉之情更為濃烈。  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九點多出發，約12點到Jian的農場用午齋，剛好有比丘帶團來吃飯，因此欣賞了特別安排的甲良舞蹈和竹竿舞。這裡其實是朗波田的一個分院，因此當成信徒

參訪的中途站。

兩點多開始上山，山路極為難行，有水路、彎路，如果會暈車，一定會吐得亂七八糟，不過，我還真喜歡這種峰迴路轉的感覺。

晚上借宿民宅，沒浴廁，沒電，因之前有露營的經驗，所以沒甚麼擔心，反而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。這一戶年輕的女主人生了七個小孩，其中有一個是啞巴。樓下大廳是賣雜貨的店鋪，再進來是廚房，廚房外是接溪水處可洗滌，兩條黑肥豬可以自由地在戶外晃來晃去。

二樓有四個房間一間佛堂，外廊寬敞，是躺坐兩用的休憩區，房子蓋得滿好的，只是看到這群小孩，就覺得有一脫拉庫的麻煩。

晚上傑恩炒豆芽、油豆腐給素慧和我吃，還有橘子。

有人說：在生活中有時須把眼睛睜大，有時則須半閉，或者緊閉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在甚麼時候該怎麼做。現在，我要把眼睛睜大，因為幸福透頂。

**90/01/29.星期一.天晴.**

昨天的藥石還覺得幸福，孰料夜裡小孩哭得兇，根本無法入睡。

清晨四點多我摸黑到叢林廁所，天空中有繁星，但我的頭很痛，無法全心全意欣賞。早餐屋主一家人用手抓飯吃，桌面上滿是飯粒，小狗也在一邊舔食，給人一種淒惻的感覺。

上午村人釘長條桌備看診，他們有的挖洞，有的固樁，有的砍柴，彼此合作無間。下午去下面民宅洗澡，其實所謂的浴室也是半露天，所以我也快快的解決，象徵性地洗一洗。

良怨帶來台灣來的醫療隊，這群人全住這兒，良怨要大家自己決定住哪兒，我覺得這樣做似乎太忽略剛來者的感受。七多開行前會，附近的村民也好奇地圍觀，我除了照相，無事可做，突然感慨起自己在此活動中一無是處，有點氣餒。就在此時，一位鄭姓牙醫師主動前來問我佛法入門之道，心想：難道是佛陀派他來安慰我的？

90/01/30.星期二.天晴.

夜裡嬰兒仍啼哭得厲害，真要令我抓狂，素慧、道興法師和我睡同寮，他們睡得很沉，我卻是翻來翻去。

八點多準備就緒，一個手有蜂窩性組織炎的男子掛第一號，他昨天下午就來了，左手的傷口和五根手指腫脹生斑，相當嚴重。接著眼科、內科、疫苗接種（百日咳、白喉、破傷風）等紛紛展開，每位醫師都成為百科醫師；牙醫則另具一格，若蛀牙嚴重，一律拔除。

良恕要我拍照縣政府官員無所事事在吃喝的鏡頭，以便來日罪證確鑿地檢舉，但我的舉動顯然使對方不高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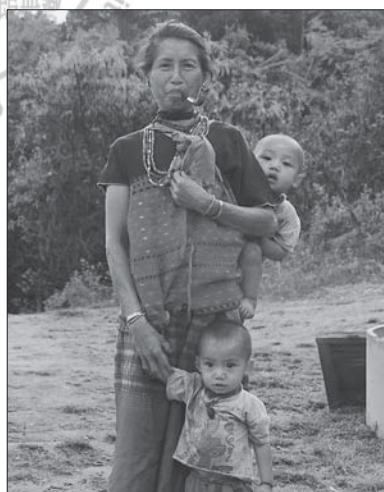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戶人家幾乎都全家出動，扶老攜幼參加義診壯舉。大多數的孩子都很小，也大都沒穿褲子。拔牙的人不喊痛，但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掛牙診，所以有些緊張。

下午一批幼稚園孩子來看診，有的拔牙，有的治蛔蟲，大多數的女生有頭蝨，得用殺蟲劑去除，所以，義診區也成為洗髮沙龍。

至於我們最期待村民做的避孕或結紮，卻無人捧場，傑恩曾鼓勵一位男眾來作，但那人回答說：他要生 15 個孩子。



◎左圖：他們在做什麼？小時候您我也可能有過的經驗——給頭蝨噴藥。



◎右圖：揹一個，牽一個，家裡還有三個。甲良婦女的生育率令人咋舌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

◎您知道他為什麼笑呵呵嗎？因為他在義診後，生平第一次看電視！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晚上影片放映，幾乎全部村民都出席了，也許不懂劇情內容，但仍蹲在地上看得如癡如醉，我們則欣賞他們的沉醉。

#### 90/01/31.星期三.天晴

晚間睡不好，且流鼻涕、頭痛、畏寒，我肯定生病了。其實，像阿凱、玲玲、鄭醫師也感不適，溫差大，多無法適應。近午沒有病人，醫護人員開始示範刮痧，結果是醫院的牙醫中暑最嚴重，刮出紫黑來。從義診開始至今，共有236人看診。

下午我們撤走，本來要留一部分人，但醫院方面因發生食物及藥品被竊，怕引起台灣團不懌，故要我們也速速離開。

和義診團的顯智師父及阿凱（短期義工，啟聰學校的老師）同車，顯志師父提及要出國讀書，學費無著落一事，我答應要盡棉薄之力，忘了自己無錢無權，寅吃卯糧，竟還要憂國憂民。

#### 90/02/01.星期四.天晴.

早起到山上謁佛，那是山坡上的一塊平地，整理得非常素樸可

人。四尊莊嚴的金身佛像端坐在樹下，我鋪上坐具，虔誠地跪下來禮佛，然後吟誦楞嚴咒頭。

下山時和信斌及伊真同車，信斌很愛聽我說，伊真則是我問她答，她讀臺大海洋生物所，專攻軟珊瑚，因此我上了一課。

中午到公主餐廳吃飯，那裡的環境自然可人，連廁所都很別緻。據說這位公主仁民愛物，愛用國貨，因此國君有意讓她接位，不過皇后偏愛皇子，可能不會同意。坐湖邊看天鵝游來游去，信斌問起我的學佛因緣，我就邊回憶邊說，彷彿講一個古早的故事。

## 原住民的生活

90/02/05.星期一.天晴.

讀著一本過期很久的「讀者文摘」，裡面有一段話，與我近來的心境相合：「巧合使神秘莫測的宇宙在我們的面前綻開了一條縫隙，叫我們不得不豎耳細聽宇宙來的笑聲。」

要去拜訪山上的部落，天數不定，所以行李帶著。開始把採訪輸入，電腦的防寫保護和唯讀使修改存檔成了困難，阿凱試驗了幾次都無法得知電腦的原始設計用意。

中午先去傑恩那兒看織布成品，我訂了五個僧眾可用的背袋，一個要70元，約半個月可以成交。到衛生局談義診的事，之後去一個「母」校聽取報告，得知新成立子校尚未得到上級批下來的營養午餐，顯然公文流程相當長。

接著去Mae wa luang學校，阿凱和孩子們聊天，我和孩子們打籃球，良怨及Watit和校方談公事。飼養雞和豬的計劃已定案，但我心裡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種殺生和污染環境的事。

七、八點到So Kae Ka，這是一個密集的小村落。我們在副村長家歇腳，剛好明天的婚禮主角--新娘就住這裡。主人招待喝酒，一盞小杯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傳，難怪素慧覺得不衛生，我暗自慶幸戒律保

護我免於融入此種文化。

夜裡鼓聲咚咚，顯得喜氣洋洋。

上廁所，門的高度到腰際，顯然只能防君子。

### 90/02/06.星期二.天晴.

看烤豬鏡頭，一根木頭從肛門直穿咽喉，然後整隻下去烤。又見滾沸的熱水整鍋淋在已死的豬身上，再用刀刮去豬毛，一種說不上來的血腥。

看孩子升旗典禮，阿凱教他們團康遊戲，素樸的學校成為小樂園，連一個雙腳不便的孩子似乎都顯得開心。中午女老師炒高麗菜、蕃茄給我吃。

說是下午兩點要迎親，卻遲遲只見男眾齊聚飲酒唱歌，後來一個叫Lomai的女孩找我去撿拾野果子吃。快四點了新郎才在一、兩百人簇擁下前來，年紀十八，看起來還是小孩模樣。到晚上七、八點，新郎才與新娘見面，大家綁手祝福，歌酒不息直到天明。

### 90/02/07.星期三.天晴.

早餐後即準備出發，先到Mae wei，這兒也有婚禮，因此少不了殺豬、烤豬的場面。再來就到南Mae wei，那裡依著一條又清又有規模的河流，聰明的人用水車來舂米。

我們在醫生家吃午餐，阿凱讓我去炒菜，我因此下廚煮一道過貓、一道木瓜絲。

正午，頂著大太陽，一行人上山。一路上，多是陡坡，且為雜叢低矮，太陽就這樣晒著，汗流浹背，人像要被烤乾一般，連強壯的阿凱都像要斷氣了。只好努力往上爬，趕快爬到有高大樹蔭的地方乘涼，我的體力此時也欠佳，但毅力尚可支撐，經過一個半小時的努力，終於到了。

這Mae bo ki水源還好，但感覺不夠豐潤，住戶屋頂亦只用棕櫚或椰葉覆蓋。



◎飛瀑下，甲良孩子歡樂地戲水。  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#### 90/02/08.星期四.天晴.

村民騰出一間茅屋讓我住。晚上一躺下來就咳得緊，無法入睡。早餐泡美祿喝，阿凱喝到一半就被找去吃飯，他的人氣真是不得了，小朋友鎮日守著他又唱又玩。

升旗完照例是阿凱賣勁演出，玩樹葉拼字、蹲唱、抬花轎，搞得操場盡是黃沙飛揚。下午Watit帶我去看破裂的水箱，商議要如何處理。然後去山上觀瀑，水勢十分壯觀，孩子們攀高沖涼照相，快活至極。回程晉謁山廟，佈置簡陋，我就地禮拜、唱誦一會兒才下山。

正生火烘衣，三個女孩來看我，我教她們唱歌、打坐念佛。因為效果不錯，興起明日教香功的念頭。

#### 90/02/09.星期五.天晴.

升旗之後教香功及簡單的按摩，了卻一樁心願。

下山花45分鐘，我怕滑溜，出了一身汗，阿凱則真摔了一跤。

去咖啡店討論暑假大專體驗營一事，然後就回來準備請傑恩吃飯的菜單：一道咖哩、涼拌小黃瓜，還有麵疙瘩、什錦米粉，另有水果和可樂。卯盡心思，卻等不到人，反而是Htoocu一家人及其朋友共襄盛舉，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。☑

民國68年，我依止悟師父披剃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受到悟師父的教導非常多。悟師父處事的幹練我是學不來，在人格的陶冶、見地的開展倒是從悟師父受學頗多。現在略述一二。

我出家的隔年，就進入佛學院就讀。第一屆佛學院的特色，是紮紮實實的學院、常住合一的學習生活。除了上課、輪執，我也兼領書記。法會時要寫文疏，悟師父教我「文疏」，使我初次認識所謂的「神」、「佛」。悟師父說：「文疏是人們對佛菩薩的表述、祈願。」於是悟師父拿出一本文疏範本，開始修訂範本中的文句，把個佶屈聱牙的古文修訂得既文雅又容易明白，然後問我：「下面這一句你會怎麼修改？」在我晃頭晃腦之際，一時恍然大悟，雖然文疏是宗教的聖物，卻只是「人與神」、「人與佛」的溝通工具。一時之間，眾神佛彷彿親切的臨在眼前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垂聽而已。這是我第一次揭開神佛的神祕面紗。

出家後，梵唄法器也是必學。當時佛學院還沒有開梵唄課，梵唄、法器的學習，大都是自學或從長老師兄提攜。我是在課誦當中摸熟了板眼，包括磬位的敲打、起腔等。於是有一天的晚課就大膽上場當維那了。沒有想到心到手沒有到，一開始，拜三拜三下引磬就糊著一塊兒響。只聽得悟師父一聲低喝：「把引磬拿穩。」一時身心收攝不敢放逸，一堂課誦的維那倒也平順的作到底，這是我當維那的初體驗。那時悟師父天天上殿，以清朗攝人的唱念領眾，法器維那就讓弟子輪著去學習。在那次之後不久，有一天悟師父就跟我說：「你要學習什麼法器，課誦時就站到那個法器的位置。」悟師父這句話不僅激勵我努力學習，開啟我在用中學的道理，也啟示我一個獨立的個體應如何對自己負責。儘管生活在團體之中，個人的意志、願力，有沒有爭取學習的機會，都要回歸到個人身上。

在民國78年到80年間，我與近十位研究生與悟師父一起在千山苑禁足。那時，我同時進修空大，常自個兒下山到空大學習中心參加面授、考試，經過二、三年的苦讀，大約是民國80年吧，我在小組興高采烈地發表意見，悟師父在場聽了，很高興地說：「自觀的見識好像棉絮突破了殼，一下子迸開來了。」我很高興悟師父的肯定，也感受到被關懷的溫馨。像基督徒一輩子要見識的「祂臨在每個人」的神祕體驗，悟師父是一直與弟子同在，卻是默而識之、時一說之。悟師父不是絮絮叨叨、朝夕耳提面命，而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，肯定、珍視每一個人的潛能，期許每一個弟子獨立走出自己的方向。